

論散文

梁實秋

57

「散文」的對峙的名詞，嚴格的講，應該是「韻文」，而不是「詩」。「詩」時常可以用各種的媒介物表現出來，各種藝術裡都可以含著詩，所以有人說過，「圖畫就是無音的詩」，「建築就是凍凝的詩」。在圖畫建築裡面都有詩的位置，在同樣以文字為媒介的散文裡更不消說了。柏拉圖的對話，是散文，但是有的地方也就是詩；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是散文，但是整篇的也就是一首詩。同時號稱為詩的，也許裡面的材料仍是散文。所以詩和散文在形式上劃不出一個分明的界線，倒是散文和韻文可以成為兩個適當的區別。這個區別的所在，便是形式上的不同：散文沒有準定的節奏，而韻文有規則的音律。

散文對於我們人生的關係，較比韻文為更密切。至少我們要承認，我們天天所說的話都是散文。不過會說話的人不能就成為一個散文家。散文也有散文的藝術。

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種翻譯。把我們腦筋裡的思想情緒想譯成語言文字。古人說，言為心聲，其實文也是心聲。頭腦笨的人，說出來是蠢，寫成散文也是拙劣；富於感情的人，說話固然沉摯，寫成散文必定情致纏綿；思路清晰的人，說話自然有條不紊，寫成散文更能澄清澈底。由此

可以類推。散文是沒有一定的格式的，是最自由的，同時也是最不容易處置，因為一個人的性格思想，在散文裡絕無隱飾的可能，提起筆來便把作者的整個的性格纖毫畢現的表示出來。在韻文裡，格式是有一定的，韻法也是有準則的，無論你有沒有什麼高深的詩意，只消按照規律填湊起來，平平仄仄一東二冬的敷衍上去，看的時候行列整齊，讀的時候聲調鏗鏘，至少在外表上比較容易遮醜。散文便不然，有一個人便有一種散文，喀賴爾（Calyle）翻譯來辛的作品的時候說：「每人有他自己的文調，就如同他自己的鼻子一般。」伯風（Buttton）說：「文調就是那個人。」

文調的美純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，所以有一種不可形容的妙處：或如奔瀾澎湃，能令人驚心動魄；或是委婉流利，有飄逸之緻；或是簡煉雅潔，如斬釘斷鐵，……總之，散文的妙處真可說是氣象萬千，變化無窮。我們讀者只有讚嘆的份兒，竟說不出其奧妙之所以然。批評家哈立孫（Frederick Harrison）說：「試讀服爾德，狄孚，緩夫特，高爾斯密，你便可以明白，文字可以做到這樣奧妙絕倫的地步，而你並不一定能找出動人的妙處究竟是那一種特質。你若檢出這一個辭句好，那一個辭句妙，這個或那個字的音樂好聽，使你覺得雄辯的，抒情的，圖畫的，那麼美妙便立刻就消失了。……」譬如說左傳的文字好，好在那裡？司馬遷的文筆妙，妙在那裡？這真是很難解說的。

凡是藝術都是人為的。散文的文調雖是作者內心的流露，其美妙雖是不可捉摸，而散文的藝術仍是所不可少的。散文的藝術便是作者的自覺的選擇。弗老貝爾（Flaubert）是散文的大家，他選擇字句的時候是何其的用心！他認為只有一個名詞能夠代表他心中的一件事情，只有一個形

58

容詞能夠描寫他心中的一種特色，只有一個動詞能夠表示他心中的一個動作。在萬千的辭字之中他要尋求那一個——只有那一個——合適的字，絕無一字的敷衍將就。他的一篇文章是經過這樣的苦痛的步驟寫成的，所以才能有純潔無疵的功效。平常人的語言文字只求其能達，藝術的散文要求其能真實，——對於作者心中的意念的真實。弗老貝爾致力於字句的推敲，也不過是要求把自己的意念確切的表示出來罷了。至於字的聲音，句的長短，在在都是藝術上所不可忽略的問題。譬如仄聲的字容易表示悲苦的情緒，響亮的聲音容易顯出歡樂的神情，長的句子表示溫和弛緩，短的句子代表強硬急迫的態度，在修辭學的範圍以內，有許多的地方都是散文的藝術家所應當注意的。

散文的美妙多端，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過是「簡單」二字而已。簡單就是經過選擇刪芟以後的完美的狀態。普通一般的散文，在藝術上的毛病，大概全是與這個簡單的理想相反的現象。散文的毛病最常犯的無過於下面幾種：(一)太多枝節，(二)太繁冗，(三)太生硬，(四)太粗陋。枝節多了，文章的線索便不清楚，讀者要很用力的追尋文章的旨趣，結果是得不到一個單純的印象。太繁冗，則讀者易於生厭，並且在瑣碎處致力太過，主要的意思反倒不能直訴於讀者。太生硬，則無趣味，不能引人入勝。太粗陋則令人易生反感令人不願卒讀，並且也失掉純潔的精神。散文的藝術中之最根本的原則，就是「割愛」。一句有趣的俏皮話，若與題旨無關，只得割愛；一段題外的枝節，與全文不生密切關係，也只得割愛；一個美麗的典故，一個漂亮的字眼，凡是與原意不甚切合者，都要割愛。散文的美，不在乎你能寫出多少旁徵博引的故事穿插，亦不在多少典麗的辭句，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乾乾淨淨直接了當的表現出來。散文的美，美在適當。不肯割愛的人，在文章的大體上是要失敗的。

散文的文調應該是活潑的，而不是堆砌的。應該是像一泓流水那樣的活潑流動。要免除堆砌的毛病，相當的自然足必須保持的。用字用典要求其美，但是要忌其僻。文字若能保持相當的自然，同時也必須顯示作者個人的心情，散文要寫得親切，即是要寫得自然。希臘的批評家戴奧尼索斯批評柏拉圖的文調說：

「當他用淺顯簡單的辭句的時候，他的文調很令人歡喜的。因為他的文調可以處處看出是光明透亮，好像是最晶瑩的泉水一般，並且特別的確切深妙，他只用平常的字，務求明白，不喜歡勉強粉飾的裝點。他的古典的文字帶著一種古老的斑斕，古香古色充滿字裡行間，顯著一種歡暢的神情，美而有力；好像一陣和風從芬香的草茵上吹颺過來一般……」

簡單的散文可以美得到這個地步。戴奧尼索斯稱讚柏拉圖的話，其實就是他的散文學說，他是標榜「亞典主義」反對「亞細亞主義」的。亞典主義的散文，就是簡單的散文。

散文絕不僅是歷史哲學及一般學識上的工具。在英國文學裡，「感情的散文」(Impassioned Prose)雖然是很晚產生的一個類型，而在希臘時代我們該記得那個「高超的朗占諾斯」(The sublime longinus)，這一位古遠的批評家說過，散文的功效不僅是訴於理性，對於讀者是要以情移。感情的滲入，與文調的雅潔，據他說，便是文學的高超性的來由，不過感情的滲入，一方面固然救散文生硬冷酷之弊，在另一方面也足以啓出恣肆粗陋的缺點。怎樣才能得到文學的高超性，這完全要看看在文調上有沒有藝術的紀律。先有高超的思想，然後再配上高超的文調。有上帝開天闢地的創造，又有聖經那樣莊嚴簡煉的文字，所以我們才有空前絕後的聖經文學。高超的文調，一方面是挾著感情的魔力，另一方面是要避免種種的卑陋的語氣，和粗俗的辭句。近來寫散文的人，不知是過分的要求自然，抑是過分的忽略藝術，常常的淪於粗陋之一途，無論寫的是什麼樣的題目，類皆出之以嘻笑怒罵，引車賣漿之流的語氣，和村婦罵街的口吻，都成為散文的正則。像這樣恣肆的文字，裡面有的是感情，但是文調，沒有！